

裨治文 (Elijah Coleman Bridgman, 1801-1861) 於 1801 年四月二十二日，生在麻薩諸塞州貝勒塞屯 (Belchertown) 的一個務農家庭。得敬虔的母親培育，十一歲的時候，在一次復興聚會中，裨治文受聖靈感動，有清楚重生悔改得救的經歷，參加公理會。他勤勞負責，要幫助父親幹活，耽誤了學校教育；致力自修向學讀書；到二十二歲，才得進入安賀斯特大學 (Amherst College)。1826 年畢業，到當時以差遣國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華神學院 (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) 深造。在校的時候，裨治文對國外宣教的呼召，越來越清楚。

神學畢業後，受美國國外宣教會 (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) 差遣，於 1829 年十月十四日，自紐約登船遠航，繞過南美洲的崎角，到中國宣教。經過長而辛苦的海上航行，於 1830 年二月十九日抵達廣州。二月二十五日，他遵照差會的指示介紹，去見馬禮遜 (Robert Morrison, 1782-1834)，開始跟那位先進的蘇格蘭宣教士學習中文。馬禮遜比裨治文大十八歲，於 1807 年首先來華，是英國倫敦會的第一位宣教士。那時，因為清政府思想閉塞，對洋人疑忌，不能公開以傳教士身分工作，在東印度公司任職；像馬禮遜一樣，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，也居留在洋行貿易特區內，有時並旅行往返澳門，新加坡等地。

以後，他在華工作三十年，有十七年以廣州及附近的澳門為基地，後十三年則在上海，也在上海離世。

裨治文是一位有遠見的宣教士，滿有奉獻的精神，事奉的熱誠。他知道宣教語文的需要，超過懂幾句話，在市場上簡單交談就可應付。他認為學習中文，應該包括文化，宗教在內，注意“將人的思想奪回，使它都順服基督” (林後一 0:4, 5)。

1832 年，英文 *The Chinese Repository* (中國叢報月刊) 創刊，介紹有關中國的知識。由裨治文和馬禮遜共同創辦，裨治文主編。這不僅可見裨治文的熱心，也是他中文的精進，獲得相當普遍的認同和尊重。據裨治文自己說，這也是學以致用的方法。他見及洋人對中國一知半解，有時搞出可怕的笑話，覺得需要溝

通東西的知識，才可以互相了解，藉以交通。撰稿者有宣教士，學者，外交官，馬禮遜，及少數中國人。叢報報導中國語言，文化，歷史，藝術，典制，風俗，宗教，迷信；中有德國宣教士郭實臘讀紅樓夢的文章，是西人對紅道有興趣的第一人；並刊載“中國女皇帝武則天”一文，可能是為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加冕的那年，表明中國已有先例；叢報並屢次刊文，指出纏足，及鴉片的禍害；纏足後來成為外國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標，到二十世紀初收穫美好的效果；反鴉片的文章，則前後刊載四十八篇，其中有十五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，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，為中國仗義執言。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，是非凡的遠見，可能是收到啟蒙運動的影響，也許與他後千禧年信仰有關。

1833年，衛三畏(Samuel Wells Williams, 1812-1884)繼受美國宣教會差遣來華，因那年輕人無適當學歷，預備來華作宣教印刷工人；裨治文見他可以培育，盡力提拔，使他由助理漸漸接替叢報編務。1853年，衛三畏隨美國海軍伯力將軍(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1794-1858)去日本，結果，雖然打破了日本的鎖國政策，卻使叢報編輯乏人，因而停刊。衛三畏並且放棄傳教，專任美國駐華公使祕書和譯員，後來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。

裨治文更多作譯寫，他把中國的孝經譯為英文。更感覺中國人並非智慧低，而是長久的蔽塞，造成對外面世界缺乏了解。裨治文用中文編寫了美國志略(*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*)，不僅是一本地理書，更介紹美國的歷史，制度，其用意在藉以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。

1838年，湖廣總督林則徐奉欽命查禁鴉片。他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，亟欲了解西學，讀過裨治文的中文作品，深知鴉片的禍害，並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圖，以了解外洋的情況。所以林欽差大人樂於折節同裨治文結交。

1839年六月三日，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，在虎門焚燒，裨治文是應邀見證的目擊者之一；外商銜恨散播濫言，說是鴉片僅消毀了一小部分，大部分都走後門流入市場；裨治文則在美國報刊撰文，詳細敘述事件經過，對執行的認真大加讚賞。不過，他無以阻止以後事件的演變，更遠不能改正英國見利忘義的行為。最不名譽的鴉片戰爭終於打了起來。

1841年，裨治文獲紐約大學贈予神學博士榮譽學位。

中英鴉片戰爭的結果，是中國戰敗。1842年，與英訂立南京條約，賠款之外，割讓香港，開“五口通商”：以上海，廣州，福州，廈門，寧波等五通商口岸，洋人得以居住，貿易，並建立教堂，醫院。這是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浪潮的先鋒。

那時，他曾協助美國公使顧聖(Caleb Cushing)，翻譯與中國政府訂立的“望廈條約”，規定禁止鴉片貿易，最惠國待遇等，近於平等條約。其中不難跡尋所受裨治文的影響。

1847年，上海漸成為洋人聚居貿易的中心，裨治文也移居上海。次年，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，學人每月集會，並印行學報；不到一年，即改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(North-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)，由裨治文任會長，可見他的學術成就多麼受尊重。

裨治文任一個小教會的牧師，並教導一個有名的聖經班。

他的妻子伊麗莎(Eliza J. Gillett Bridgman)，於1850年，在上海創立裨文女塾，是中國第一所女校，開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。

1852年，裨治文夫婦回美，只逗留四個月，那是他在華工作三十年來，僅有的一次休假。

裨治文把一生傾注在中國，在漢學上的有卓越成就，動因是因為他摯愛中國人，而願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，為了中國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盡心盡力，遠非其他膚淺應付的人可及。因此，他以熱誠奉獻的精神，具特殊語文天才，和透徹的分析能力，治學嚴謹，博大精深，才可以作出偉大的貢獻，為所有洋人器重。他不僅是第一位美國宣教士，也是第一位美國漢學家，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漢學家。

1861年九月，裨治文染痢疾。十月的皇家亞洲學會，他不能出席。至十一月，終於不治，在上海逝世。他把福音的光帶到中國，也以真理和科學的智慧，啟迪中國社會。

1864年，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創立貝滿女校，紀念她的丈夫。

這雙美國第一宣教士夫婦，他們的生命，正如其名，注重“治文”，也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“造橋人”(Bridge-Man)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